

欽定梁書

卷十
二之
二十

梁書卷十二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六

柳

惔

弟忱

席闡文

韋

叡

族弟愛

柳惔字文通河東解人也父世隆齊司空惔年十七齊武帝爲中軍命爲參軍轉主簿齊初入爲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舍人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爲荊州惔隨之鎮子響昵近小人惔知將爲禍稱疾還京及難作惔以先歸得免歷中書侍郎中護軍長史出爲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歸久之爲右軍諮議參軍事建武末爲

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及高祖起兵惔舉漢中應義和帝卽位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高祖踐阼徵爲護軍將軍未拜仍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論功封曲江縣侯邑千戶高祖因讌爲詩以貽惔曰爾寔冠羣后惟余實念功又嘗侍座高祖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罪不相及朕已宥其諸子何如惔對曰罰不及嗣賞延于世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爲知言尋遷尚書右僕射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臨川土宏都督衆軍以惔爲副軍還復爲僕射以久疾轉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給親信二十人未拜出爲使持節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六年十

月卒于州時年四十六高祖爲素服舉哀贈侍中撫軍將軍給鼓吹一部諡曰穆惔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照嗣惔第四弟澄亦有美譽歷侍中鎮西長史天監十二年卒贈寧遠將軍豫州刺史

忱字文若惔第五弟也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閭氏時寢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毀聞起家爲司徒行參軍累遷太子中舍人西中郎主簿功曹史齊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荆襲高祖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有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曰朝廷狂悖爲惡日滋頃聞京師長者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

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若使彼凶心已逞豈知使君不係踵而及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擬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且深慮之闡文亦深勸同高祖穎胄乃誘斬山陽以忱爲寧朔將軍和帝卽位爲尚書吏部郎進號輔國將軍南平太守尋遷侍中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轉吏部尚書不拜郢州平穎胄議遷都夏口忱復同諫以爲巴硤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民志穎胄不從俄而巴東兵至

硤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爲見機高祖踐阼以忱爲
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論建義功封州陵伯邑七百戶
天監二年出爲安西長史冠軍將軍南郡太守六年徵
爲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未發遷持節督湘州諸
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八年坐輒放從軍丁免俄入
爲秘書監遷散騎常侍轉祠部尚書未拜遇疾詔改授
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十年卒於家時年四十一
追贈中書令諡曰穆子範嗣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少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爲雍州
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

郎中兵參軍領城局高祖之將起義也闡文深勸之穎
胄同焉仍遣田祖恭私報高祖并獻銀裝刀高祖報以
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爲給事黃門侍郎尋遷衛尉卿穎
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興
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王總州事故賴以寧
輯高祖受禪除都官尚書輔國將軍封山陽伯邑七百
戶出爲東陽太守又改封湘西戶邑如故視事二年以
清白著稱卒於官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諡曰威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漢丞相賢以後世爲三
輔著姓祖立避吏隱於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

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爲光祿勳父祖歸寧遠長史
叡事繼母以孝聞叡兄纂闡竝早知名纂叡皆好學闡
有清操祖征累爲郡守每攜叡之職視之如子時叡內
兄王澄姨弟杜惲竝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
何如澄惲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
過之然而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爲
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時雖
幼獨用廉聞宋永光初袁顗爲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
爲主簿顗到州與鄧琬起兵叡求出爲義成郡故免顗
之禍後爲晉平王左常侍遷司空桂陽王行參軍隨齊

司空柳世隆守郢城拒荊州刺史沈攸之攸之平遷前
軍中兵參軍久之爲廣德令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
長水校尉右軍將軍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爲上庸
太守加建威將軍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
頻逼京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西土人謀之於叡叡曰
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取赤族也
宜哉天下真人殆興於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高
祖義兵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
馬二百匹高祖見叡甚悅拊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
見君之心吾事就矣義師剋郢魯平加湖叡多建謀策

皆見納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高祖難其人久之顧叡
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卽日以爲冠軍將軍
江夏太守行郢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萬
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床下而生者寢
處其上每屋輒盈滿叡料簡隱卹咸爲營理於是死者
得埋藏生者反居業百姓賴之梁臺建徵爲大理高祖
卽位遷廷尉封梁都子邑三百戶天監二年改封永昌
戶邑如先東宮建遷太子右衛率出爲輔國將軍豫州
刺史領歷陽太守三年魏遣衆來寇率州兵擊走之四
年王師北伐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

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魏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畧等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卽此是也乃堰肥水親自夜率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

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旣而魏援將揚靈肩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懷靜城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叡堤下其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叉叡怒曰寧有此邪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魏兵來鑿堤叡親與爭之

魏軍少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魏人計窮相與悲哭叡攻具旣成堰水又滿魏救兵無所用魏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俘獲萬餘級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悉克軍賞叡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脩立館宇藩籬牆壁皆應準繩合肥旣平高祖詔衆軍進次東陵東陵去魏戢城二十里將會戰有詔班師去賊旣

斤

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

之不敢逼全軍而還至是遷豫州於合肥

王元英寇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號百萬連城四十餘高祖遣征北將軍曹景宗都督衆軍二十萬以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高祖詔叡率豫州之衆會焉叡自合肥逕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而至邵陽初高祖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高祖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

神也明旦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麾軍一日數合英甚彊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值淮水暴長叡卽遣之鬪艦競發皆臨敵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見橋絕脫身遁去

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
爲囚奴猶數十萬所獲軍實牛馬不可勝紀叡遣報昌
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高祖
遣中書郎周捨勞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
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以功增封七百戶進爵爲
侯徵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俄爲
安西長史南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會司州刺史馬仙琕
北伐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
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
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追

仙琚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明年遷信武將軍江州刺史九年徵員外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十三年遷智武將軍丹陽尹以公事免頃之起爲中護軍十四年出爲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僞光泣止叡叡還爲州僞光道候叡叡笑謂之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叡於故舊無所遺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十七年徵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尋給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高